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
中的两种策略

.3

40

04.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
中的两种策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ДВЕ ТАКТИК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中的译文译印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 编译局 译
列 宁 斯 大 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 1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4 · 字数 91,000

1950 年 1 月第 1 版 1960 年 9 月第 2 版

1960 年 1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19 定价 (四) 0.35 元

目 录

序言	1
一 一个迫切的政治問題	5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 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給了我們些什么?	8
三 什么是“革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	14
四 鑷除君主制度, 建立共和制度	20
五 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25
六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陷于 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險, 究竟来自何方?	29
七 “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42
八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46
九 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 政党?	54
一〇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 政	58
一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決議 和“代表會議”某些決議的一个粗略的比較	68
一二 民主革命的規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 縮小?	72
一三 結論。我們敢不敢胜利?	81

书后 再論解放派,再論新火星派	92
一 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贊 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	92
二 馬尔丁諾夫同志又来“加深”問題了.....	99
三 庸俗資產階級的专政觀和馬克思的专政觀.....	107
注釋	117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 中的两种策略¹

序 言

在革命时期，人們很难跟上事变的发展，它提供異常丰富的新材料来评价革命政党的策略口号。这本小册子是在敖德薩事变^①发生前写成的。我們已經在“无产者报”²(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們”)^②上指出，这些事变甚至使那些造出起义-过程論并且拒絕宣傳临时革命政府口号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上轉到或开始轉到自己的論敌方面来了。革命无疑是那样迅速、那样彻底地教导着人們，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而特別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領導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毫无疑问，革命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教給俄国的工人群众。革命会在事实上証明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和策略是正确的，因为它会揭示出各种社会階級的真实本性，会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资产階級性质和农民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资产階級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它並沒有“社会化”的思想，而是本身包含着农村资产階級和农村无产階級間的新的階級斗争。旧民粹派的旧幻想，例如他們在“社会革命党”綱領草案中，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問題上、在我国“社会”的民主主义性問題上、在农民起义完全胜利的意义問題上、

① 指“波將金公爵号”铁甲艦的起义。(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編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134頁。——編者注

那样清楚地显示出来的一切幻想，都将被革命的風暴无情地彻底吹散。革命将第一次給各个阶级以真正的政治洗礼。这些阶级的政治面貌将在革命过程中明确地显露出来，它們不仅会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綱領和策略口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显示出自己的本性。

革命将教会我們，將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現在对一个战斗的政党來說，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我們能不能利用我們的社会主义学說的正确性，利用我們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給革命刻上无阶级的标记，使革命达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彻底胜利，麻痹民主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半途性和叛卖性？

我們应当尽一切努力来爭取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我們对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計，有正确的策略口号；另一方面，又需要工人群众用实际的战斗力量来支持这些口号。我們党的一切組織和团体每天經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傳、鼓动和組織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我們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更要特別加紧进行。在这种时候，工人阶级总是有一种本能的冲动，要起来公开发动革命，而我們就必須善于正确提出这种发动的任务，然后在群众中間尽量广泛地宣傳这些任务，使他們認識，使他們了解。不要忘記，在我們和群众的联系問題上流行的悲观主义，現在特別經常地掩藏着人們在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問題上的资产阶级观念。毫无疑问，我們在教育和組織工人阶级方面还有許許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現在全部問題却在于这种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工会和合法的社团方面呢，还是放在武装起义，放在建立革命的军队和革命政府方面？两种工作都可

以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當然，兩種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現在，在當前的革命中，全部問題都歸結為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的工作重心將放在什麼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還是放在後一方面？

革命的結局將取決於工人階級是成為資產階級在攻擊專制制度方面的一個強大有力的、但是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的助手，抑或是成為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資產階級中的覺悟分子非常明白這一點。因此，“解放”³雜誌就贊揚阿基莫夫派，即社會民主黨內現在把工會和合法社團提到首要地位的“經濟派”。因此，司徒盧威先生就歡迎（“解放”雜誌第72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莫夫主義的原則趨向。因此，他就拚命攻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所表現的那種可恨的革命狹隘性。

現在，社會民主黨的正確的策略口號對領導群眾來說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革命時期輕視原則上堅定的策略口號的意義，是再危險不過了。例如，“火星報”⁴第104號已在事實上轉到它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論敵方面去了，但是同時又輕視走在實際生活前面的、為運動指出它所應遵循的（雖然也難免遭到一些挫折，犯一些錯誤等等）道路的那些口號和策略決議的意義。恰恰相反，制定正確的策略決議，這對於一個想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堅定原則來領導無產階級而不是僅僅勉強地跟在事變後面跑的政黨來說，是有巨大意義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和從黨內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會議的決議^①，就最確切、最周到、最完備地表現了那些並非由個別著作家偶然說出、而是由社會民

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1905年5月在倫敦舉行）只有布爾什維克參加。“代表會議”（同時在日內瓦舉行）只有孟什維克參加。在這本小冊子里往往把後者稱為“新火星派”，因為他們雖然繼續出版“火星報”，但他們以他們當時的同道者托洛茨基為代言人宣布過，在舊“火星報”和新“火星報”之間，橫著一條無底的深淵。（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編者注）

主义无产阶级的负责代表正式通过的策略观点。我们的党是比其余一切政党都先进的党，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党纲。和“解放社”民主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相反，也和那只是在革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才开始研究目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词句相反，我们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决议方面，也应当做出一个榜样给其他政党看看。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仔细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判明哪些决议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偏向，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这本小册子就是专为这一工作而写的。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来检查我们的策略，对那些不愿局限于口头的劝说，而真正想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将来的完全统一提供基础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

尼·列宁

1905年7月

一 一个迫切的政治問題

在当前的革命时期的日程上，摆着一个召集全民立宪會議的問題。這個問題应当如何解決，意見极不一致。現在可以看出三个政治趋向。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人民代表會議的必要，但是無論如何不願意让这个代表會議成为全民的和立宪的會議。按報紙所載关于布里根委员会⁵工作的消息来看，沙皇政府似乎同意召集一个有严格的資格限制或严格的等級限制并在沒有宣傳自由的条件下选举出来的諮詢性會議。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要求政权完全轉归立宪會議，为了實現这个目的，不仅力爭普选权，不仅力爭完全的宣傳自由，并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而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最后，由所謂“立宪民主党”⁶的領袖們表明其願望的自由资产阶级，并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口号，不坚持切实保障选举的完全自由和完全公平，切实保障代表會議能成为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會議。其实，“解放派”倚以为唯一重要的社会支柱的自由资产阶级，是力謀沙皇和革命的人民达到尽可能和平的妥协，并且要这种妥协使它自己即资产阶级获得的政权最多，而使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获得的政权最少。

这就是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就是和現代俄国三个主要社会力量相适应的三个主要政治趋向。至于“解放派”怎样用假民主的翻句来掩飾他們那种半途性的政策，直截了当地說，就是他們那种背叛革命、出卖革命的政策，我們已經在“无产者报”（第3、4、6号）^①上不止一次地談过了。現在我們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怎样估

計目前的任务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会议”在最近分别通过的两个决议，便是进行这种工作的最好的材料。在这两个决议中，究竟是哪一个把目前的政治形势估计得更正确，哪一个把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规定得更正确，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愿意自觉地执行他所担负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责任，都应当十分细心地研究这个问题，而完全抛开那些和问题实质无关的考虑。

党的策略是指党的政治行为或党的政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方法而言。党代表大会通过策略决议，就是要确切规定全党在新的任务方面或者是针对新的政治形势所应采取的政治行为。造成这种新形势的，是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民同沙皇政府的彻底、坚决和公开的决裂。新问题就在于采用什么实际方法来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关于这个会议的理论问题，社会民主党早已在自己的党纲中先于其余一切政党而正式解决了）。既然人民已经和政府决裂，而群众又已经认识到必须建立新秩序，那末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党，就必须考虑要用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将被推翻的旧政府。于是就发生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新问题。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圆满的回答，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党就应当阐明：第一、临时革命政府在当前发生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中的意义；第二、自己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的明确的条件；第四、在这个政府没有社会民主党参加时从下面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的条件。只有把这一切问题阐明后，党在这方面的政治行为才会是有

①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454—462页和第479—492页。

——编者注

原則的、明朗的和堅定的。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是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的。以下就是這個決議的全文：

“關於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注意到：

(1) 無論是為了無產階級的直接利益，或者是為了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而鬥爭的利益，都需要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是需要用民主共和制度來代替專制政體；

(2) 在俄國只有經過勝利的人民起義才有可能實現民主共和制度，而成為勝利的人民起義的機關的將是臨時革命政府，只有這個政府才能保證選舉活動的完全自由，並按普遍、平等、直接和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原則來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憲會議；

(3) 這個民主革命在俄國現存的社会經濟制度下不會削弱，而會加強資產階級的統治；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時期必然會採取一切手段來盡量奪取俄國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獲得的戰利品，——

所以代表大會決定：

(一) 必須在工人階級中廣泛地進行宣傳，使他們具體了解革命的最可靠的進程，具體了解革命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就必然會出現臨時革命政府，無產階級將要求這個政府實現我們的綱領中所提出的、必需在最近實現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一切要求（即最低綱領）；

(二) 如果力量對比及其他不能預先準確判定的因素對我們有利，我們黨可以派全權代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以便無情地打破一切反革命的企圖，捍衛工人階級的獨立利益；

(三) 這樣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必須有一個條件，即黨對自己的全權代表進行嚴格的監督，並堅定不移地保持社會民主黨的獨立

性；社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采取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

（四）无论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在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宣传，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持、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战果起见，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决议给了我们些什么？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个决议是完全和专门论述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里说的只是临时革命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因此，这里完全没有提到例如关于“夺取政权”的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撇开不谈，是不是做得对呢？无疑是对的，因为俄国的政治局势还没有把这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刚刚相反，现在全体人民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党代表大会应当提出来解决的并不是某个著作家适时地或不适时地涉及的问题，而是由于时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而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的问题。

在现在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一般斗争中，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意义呢？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了这个问题，它一开头就指出，“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来看，或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都是必需的。而为了得到

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須用民主共和制度來代替沙皇專制制度，正如我們的黨綱早已認定的那樣。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強調民主共和制度的口號，這在邏輯上和原則上都是必要的，因為無產階級是先進的民主戰士，他們正是力求爭得完全的自由；除此而外，這樣強調在現在尤其適當，因為在我們，正好是在現在，君主派即所謂立憲“民主”黨或“解放”黨正打着“民主主義”的幌子出臺活動。為了建立共和制度，就絕對要有人民代表的會議，並且一定要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原則選出的）和立憲的會議。這也是代表大會的決議接着就肯定了。可是，這個決議並不就止於此。為了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單是把代表會議叫作立憲會議是不夠的。必須使這個會議擁有“立”出東西來的權力和力量。考慮到這一點，代表大會的決議也就不以“立憲會議”這個形式上的口號為限，而補充了唯一能保證這個會議真正執行它的任務的種種物質條件。這樣指出能使口頭上的立憲會議變成事實上的立憲會議的種種條件，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正如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指出過的，以立憲君主黨為代表的自由資產階級，故意歪曲全民立憲會議的口號，要把這個口號變成一句空話。

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說道：只有臨時革命政府才能保證選舉活動的完全自由並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會議，而且這個政府應當是勝利的人民起義的機關。這個論點是不是正確呢？誰想駁倒這個論點，他就得肯定地說，沙皇政府不一定要援助反動勢力，沙皇政府能在選舉時保持中立，沙皇政府能關心於民意的真正表現。這類斷語真是荒謬絕倫，誰也不會公開地替它們辯護，但是我們的解放派正是打着自由主義的幌子在暗地里偷運這類東西。立憲會議必須有人來召集；選舉的自由和公平必須有人來保證；這個會議必須有人賦予它以全部權力和力量；只有作為起義機關的革命政

府才能誠心誠意地願意这样做，也只有它才有力量采取一切办法来实现这一点。沙皇政府一定会反对这样做。和沙皇妥协分赃而且不是完全依靠人民起义的自由派政府，决不能誠懇地願意这样做，而且即使它极其誠懇地願意这样做，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代表大会的決議中所提出来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和十分彻底的民主的口号。

可是，在估計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时，如果忽略了民主革命的階級性质，那末这种估計就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确的。所以決議就补充說，革命会加强資產階級的統治。这在現在的即資本主义的社会經濟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而資產階級对于多少享有政治自由的无產階級的統治一加强起来，就必然会引起这两个階級为爭夺政权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資產階級就一定拚命“夺取无產階級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战利品”。所以，无產階級走在所有的人前面并且领导所有的人为民主制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記潜藏在資產階級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能忘記新的斗争。

可見，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在我們所研究的这一部分決議中是估計得很全面的；無論是就它和爭自由、爭共和制度的斗争的关系來說，就它和立宪會議的关系來說，或者是就它和为新的階級斗争扫清地基的民主革命的关系來說，都完全估計到了。

下一个問題是，整个无產階級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应当怎样？代表大会的決議在回答这个問題时首先就直接劝告全党，說必須在工人階級中广泛地进行宣傳，使他們确信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工人階級应当認識到这种必要。“民主”資產階級把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掩蔽起来，而我們却应当把这問題提到第一位，并坚决主張必須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此外，我們还应当指出这

个政府的行动綱領，这个綱領要适合于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和无产阶级民主派的任务。这个綱領就是我们党的全部最低綱領，即最近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綱領。这些改革，一方面，在現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实现，另一方面，又是为继续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这样，決議就完全闡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和目的。按其淵源和基本性质來說，这个政府应当是人民起义的机关。按其正式的使命來說，它应当是召集全民立宪會議的工具。按其活动内容來說，它应当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最低綱領，因为只有这个綱領才能保障那些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的利益。

也許有人会反駁說，临时政府是临时性的机关，不能实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批准的建設性的綱領。这样的反駁只不过是反动派和“专制主义者”的詭辯而已。不实行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这就是容忍腐敗的专制制度下的农奴制关系继续存在下去。能够容忍这种关系的，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人們的政府，而决不是作为人民起义机关的政府。如果有人以立宪會議也許会不承认集会自由为借口，而主張在立宪會議承认这种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实上实现这种自由，——那岂不是开玩笑！反对临时革命政府立刻实现最低綱領，正好就是开的这种玩笑。

最后，我們还要指出，決議上提出实现最低綱領作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这就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綱領、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俄国的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起来的程度（和客观条件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这个正在发生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

工人群众还很少知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在群众还缺少觉悟性和组织性，还没有在他们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时候，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于妄以为我们拖延社会主义革命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意见，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民主而由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如果某些工人在相当的时候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实现最高纲领，我们会回答他们说，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人民群众还不了解社会主义，阶级矛盾还没有发展起来，无产者还没有组织起来。你能在全俄国各地组织几十万工人吗？你能争取几百万群众同情我们的纲领吗？你试着去做做看，而不要光说些听起来很响亮但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你马上就会知道，要实现这样的组织任务，要进行这样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各种民主改革。

我们再往下看。既然我们已经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和无产阶级对它的态度，于是就发生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参加这个政府（即从上面行动），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参加这个政府？我们又应当怎样从下面行动？决议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了明确的答复。在决议中毫不含糊地声明说，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民主革命时代，在为共和制度而斗争的时代），原则上是可以的。我们作了这样的声明，就是坚定不移地既和那些在原则上反对参加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线，又和社会民主党内那些用我们势必要参加这个政府这样的前途来恐吓我们的尾巴主义者